

微观水平向宏观水平过渡的理想模式

——杭州市长庆街道社区服务调查报告

高振荣 陈以新

中国城市微形社区——街道，是最基层的行政区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区不单纯是构成社会的人们的地理区域组合，还存在着社会空间的互助，它既是社会的一部分，又可看作是地区社会。广义和狭义的社区服务是社区范围内各种社会角色间的微观水平的合作性社会互动。社会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对街道社区服务的更深刻思考，是微观水平服务的宏观水平效应。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的社区服务，经过起步、普及、逐步完善三个阶段，服务效能日益提高，对地区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渐明显。为此，我们选择这个样本进行了实地调查，现分析如下。

一、以自我服务为特征的社区服务，是社区（街道）范围内的合作性的双向社会互动，是微观水平的人际感情与利益的交换。社会角色的广泛参与形成了社区服务的互动模式。

我国的行政光环，使人们栖身之地的街道，被各种行政篱笆割裂成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互不相关的“社会中的社会”。面积仅有1.39平方公里，42000人口的杭州市长庆街就有大大小小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部门所有的123个“独立体”。社区认同感低，人际关系淡薄，社区无整体性可言。以满足社区居民各种生活需求为宗旨的社区服务，唤起了居民、家庭、社会单位（包括团体）的服务参与意识，使社区服务成为真正的自我服务的社会化行为。现在长庆街道辖区的单位、个人服务参与率：学校、驻军、医院和公安派出所均为100%；商店为62%；企业为33%；个体户为25%。专职和义务服务工作者占居民总数的5%。

社区服务内容繁多，其每一项都是社区微观层次的社会关系互动。社区服务整体模式是在频繁的多种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考察长庆街社区服务互动类型，可据不同的标准加以划分。

根据参与服务的社会角色划分：长庆街社区服务是居民、家庭、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简称街办）、社会单位等六个角色的五种社会互动：（1）街办与社会单位的互动；（2）居委会与社会单位的互动；（3）街办与居民或家庭的互动；（4）居委会与居民、家庭的互动；（5）街办与居委会的互动。

根据服务的方向、特点划分：（1）单向互动服务。长庆街精神病人监护组、各种包户服务组、青少年校外辅导组共341个，1300人。（2）依赖性双向互动服务。这种服务的双方彼此都是有目的地建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参加服务互动的每一方都对另一方的服务行为作出有力反映。长庆街社区服务大多属于这一类。

根据服务的性质划分：社区服务不是竞争、冲突等强制性的互动，而是一种合作性的社会互动。合作是社会互动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对互动各方都有某种益处的共同目标而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共同的社区环境目标和各社会角色的相互协调的服务行为——共建，是长庆街社区服务的本体关系。

根据服务的内容划分：

(1) 福利及便民生活服务。街道、居委会办起61类服务设施, 235项, 包括为老人服务的敬老院、保健站、活动室, 为儿童服务的幼儿园、托儿所, 为双职工服务的计时托、小饭桌, 为产妇服务的方便车、代洗衣物和尿布等, 为残疾人服务的工疗站、福利厂、康复中心, 为家庭服务的各种修理、服装裁剪等。辖区社会单位所属的20个生活服务设施对居民开放服务。居委会与社会单位结合, 组成了366个服务组, 为孤老、烈属、精神病人等特殊对象提供无偿服务或监护。

(2) 教育服务。社区与学校结合, 搞好青少年的在校教育与校外教育。同时, 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 街道自己建立了长庆党校和长庆市民学校。党校以在职党员和居民中的离退休党员为对象, 采取互讲、自讲、对话的方式, 分期轮训。市民学校以居民为对象, 以提高居民素质为目标, 请学者和“能人”讲课。其内容涉及司法、保健、烹调、书画、企业管理、家庭教育等。参加人员几乎包括了各类社会角色的居民。

(3) 文化服务。为满足社区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 辖区内6所学校, 8个工厂, 3个幼儿园都建立了业余文艺队; 23个居委会组建了老人文化队伍; 部队和机关也都有自己的文艺组织。这支约700人的文艺队伍, 以街道文化站为中心, 形成纵横交错的文化服务网络。各文艺队平时活动于各自的单位, 形成了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小区老年文化。按季节、节日, 由街道文化站牵头集中活动, 形成了全社区的文化互动, 如去年“长庆地区金秋文化周”, 参加单位40个, 活动内容10项, 观赏者近3万。长庆举办的全市“企业家交际沙龙”, 有108名厂长、经理和20多位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科技交际沙龙”有100多名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参加。文化互动进入经济和科技领域, 扩大了社区文化的影响。

(4) 社会安全治理。安全感是社区各社会角色的共同基本需要, 也是社区服务的内容之一。社会性的服务使长庆街道形成派出所、工纠队、司法部门、居民调解员、居民安全员、民兵及驻军巡逻人员等七支安全防卫队伍, 对辖区实行分片联防, 形成严密的、群众性的安全保卫体系。各生活小区, 从加强教育、严格制度、组织巡逻等方面入手, 进行防卫综合治理。去年, 全街没有发生火灾、抢劫、杀人等暴力案件。安全居民区24个, 占96%。

(5) 经济互动。社区服务的社会性、福利性并不排除经济性的流动。有偿的服务, 即劳务的流动在社区服务中占有重要位置。服务的发生、发展依赖社区自身经济的发展, 而长庆街社区经济的发展又是在社区服务的过程中成长的。这种互动表现在, 街道通过服务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生活、生产环境, 企业协助街道发展经济。例如, 丝织厂帮助街道和体育馆小学办起新桥腊纱厂、印刷厂, 资助街道新华丝织厂和民政福利厂。为了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在街道与保险公司的互动中, 于1986年1月办起街道保险服务所, 开展人寿简易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财保险、车辆保险、自行车保险。到今年4月为止, 保险户数8224, 占总户数的86%。为了发展社区经济, 逐步完善社区经济结构和方便居民储蓄, 街道与工商银行在互动中于1986年办起长庆街城市信用社, 弥补了银行服务网点不足, 缓解了社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户难、存款难、结算难、贷款难的矛盾。到去年底, 存款总额633万元, 累计发放贷款2496.8万元; 为工商银行代办活期储蓄295万元, “三奖”储蓄720万元; 三年累计实现利润37.92万元, 为社区经济的发展和资金积累作出了贡献。

(6) 科技服务。街道于1987年5月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 团结在职与退休的科技人员开展科技研究, 组织科技交流和咨询服务, 普及科技知识, 挖掘和培训科技人才。

(7) 人工环境服务。社区服务推动了街道建设和环境的变化。近年, 街道改造旧城35

万 m^2 ，可绿面积已达到100%，花园式单位和居民区16个，街巷小花园11处，成为全市首批全绿街道。

以居民生活福利为契机的社区服务，在长庆街道拓展为全面的社区社会关系的互动。这种广泛的社区内相互依赖的合作性的社会互动模式，成为我们研究社区发展的起点。

二、微观水平的各种社区服务从不同侧面调节社会生活，相互配合的各种服务行为的集合转变成一种社会行动，其整体效应是促进社区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

不同利益的交换，产生了内容各异的社区服务，长庆人称之为“双向服务”；创造一个和谐共存的社区环境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单位与单位间各微观水平服务的共同目标，长庆人又称之为“共建”。共同的目标取向、自主的参与意识和不同利益交换，引发出社区的人流、物流和情感流，形成两种力量：一是冲击波，冲击着大大小小的行政壁垒，使辖区内各封闭块块发生联系，小社会向大社会转向，行政福利向社会福利转向；二是凝聚力，使长期以来互不相干的各“独立体”的孤立意识转向对社区的认同，广大居民的偏重单位的归属感开始向社区归属感倾斜。两种力量的作用导向是社区整体的发展。

如何评价与衡量一个社会系统是否良性运行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尽快探索的重要课题。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看，社区（街道）社会良性运行的标准是综合性、协调性、需要满足度、凝聚力大小。

综合性。衡量社区社会运行与发展不能只从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角度出发。综合性衡量的要求是评价的全面性、整体性。长庆社区服务对社区的综合性影响，可从下列数字看出：

社会福利：福利设施42个（福利院2，工疗站1，康复中心1，康复站3，便民服务26，托儿所和幼儿园9）；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68人，就业率100%；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31人，100%进入工疗站，享受残疾职工待遇；社会孤老26人，服务率100%；精神病人157人，护理率100%；火化率100%。

社会人工、安全环境：旧城改造35万 m^2 ，噪音治理为国家二类混合区；花园式单位和居民区16个；街巷小花园11处；可绿面积100%；卫生文明单位81%；卫生文明居民区86%；安全居民区96%；治安发案率8‰以下；失足青少年转化率94%。

社区文化教育：社区自办学校2所，开办43期，培训3200人次（1987.1~1989.3）；社区文化站、室26个，日活动量1904人；23个老人文化队伍；17个业余文艺队。

社会文明：文明单位69%；五好家庭40%。

社会心理：老人服务的满意和基本满意度93.3%；便民生活服务的满意和基本满意度92.24%；文化服务的满意和基本满意度68.98%；居民安全满意和基本满意度86.12%；社区工作满意和基本满意度98.78%。

社区经济（1988年）：工商、劳务企业90多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产值7000万元；利润600万元；利润万元以上居委会60%。

诚然，用上述数字衡量长庆街社区良性运行状况不尽科学，但是，在纵向的运行中（现在与过去相比），社区服务的确促进了长庆街社区的全面发展。

协调性。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所谓社会运行的协调性就是社会系统多种要素之间的互相配合。社区服务作为一种依赖、合作性的社会互动，其质的规定性（相互配合的联合行动）决定了对社区发展的协调效应。

一个社会至少可分为经济发展系统与社会发展系统，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是社会良

性运行的起码条件。这一原理既适用于宏观社会，也适用于社区。对于一个社区来讲，经济活动应当与社区发展相协调，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区发展。因此，社区服务的协调效应最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上。

社会互动的结果之一，是社区服务以社区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

社区有两种经济：一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办的经济实体（分别简称街办和委办），称社区经济。它是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的经济基础。二是辖区内非街办、委办的国营、集体和个体等经济实体，即非社区经济。

改革以来，长庆街道在社区自身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投入社区服务的资金也不断增加。

街办经济发展和用于社区服务的份额（万元）

年 度	年 销 售 额	纯 收 入	用于社区服务	%
1980	889	137	2	1.46
1984	2089	250	10	4
1988	6240	523	34.5	6.6

窑瓶居委会经济发展和用于社区服务份额（万元）

年 度	纯 收 入	用于社区服务	%
1979	2	0.3	15
1981	5	1	20
1984	10	2	20
1988	25	3	12

1980~1988年，街办经济纯收入增长2.8倍。用于社区服务的比例从1.46%上升为6.6%，货币绝对值增长16倍多。1979~1988年，窑瓶居委会经济纯收入增长11.5倍，用于社区服务的比例保持在12%~20%之间。

社区服务需要两种经费：（1）开办费用。设有这笔钱，服务项目、服务设施难以建立。这笔费用主要来自社区经济的积累，这叫“以实业促服务”。（2）服务循环发展费用。服务设施、项目办起来后，除为传统的民政福利特殊对象服务外，就不能只依靠外来投资循环发展，而要通过有偿服务，实现自我循环，这叫“以服务养服务”。“以实业促服务”和“以服务养服务”构成社区服务以内筹为主、外筹为辅的稳定经费来源，使社区服务的发展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动力。

1988年发展社区服务经费来源（万元）

	总投 入数	经 费 来 源									
		社区经济收入提成	政府资助	社会捐助	民政事业费	有偿服务					
街 道	53.4	34.5	6	7.5	2	3.4					
居 委 会	6	5.2				0.81					
合 计	59.4	39.7	66.83%	6	10.1%	7.5	12.62%	2	3.36%	4.21	7.10%

社区服务经费来源结构：社区自筹比例为83.55%（社区经济投入、社会赞助和有偿服务），政府拨款占13.46%（民政费和资助），体现了社区的主体性和福利的社会性。社区自筹经费总额51.41万元，自筹结构是：社区经济投入占77.22%，社会捐助占14.59%，有偿服务占8.19%。显然，长庆街社区服务是依靠雄厚的社区经济维持循环发展，而不是“以服务养服务”。这与长庆街道社区服务无偿面宽、收费标准低是分不开的。

社会互动的结果之二，是社区服务为社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长庆街社区服务对社区经济发展至少有五种支援：（1）为解决职工生活上的各种“难”点提供了生活服务；（2）组织联防，实行社会安全由业务部门与社会化管理相结合，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安全环境；（3）倡导尊老爱幼、帮残助难、服务入厂、服务入户，帮助工厂进行传统教育、国防教育、法制教育，提供了思想支援；（4）组织训练厂长、经理，培训会计师等专业干部，提供了业务培训支援；（5）建立信用社，在社区范围通融资金，为辖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资金支援。1980~1988年的9年中，长庆街产值增长7.3倍，年平均递增81%。年利润5万元以上的企业已有19个，百万元以上的企业1个，产品销售27个省市。这些固然凝聚着企业家们的经营才能，但也蕴含着社区服务的贡献。

长庆街的事实提供了发展社区（街道）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以社区经济为社区服务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社区服务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互动模式，为社区各种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相互协调中走向社区良性运行。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孤军奋战，会由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发展的滞后，而难于深化进行。在宏观改革的两难选择的背景下，社区服务的提高和实践不乏宏观的指导意义。

在这里，需要确定社区企业在社区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社区企业与其它企业一样，既有国家的行为（税收），又有市场行为（竞争），但不同的是社区企业的社区行为，是担负着为社区整体发展提供资金的职能。在社区纯收入中拿出少量的资金用于社区发展，看起来加重了社区企业的负担，但换来了企业经营环境的优化，社会问题的消化和社会心理的融合。因此，国家只有对社区企业采取“养鸡取蛋”的政策，才能为社区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证。

需要满足度。人是构成社会的主体，是社会活动的承担者和社会运行的推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社会运行，也就是人类自身的运行。评价社会运行的状态最终要用人类自身需要满足的程度。

80年代初，长庆街仅有45个便民服务点，由于社区服务组织残缺不全，社区功能扭曲，居民的许多基本需求不能满足。据对当时10项福利服务的统计，难以满足需求的就有8项。经过几年的努力，在社会互动中，长庆街形成了10大服务系列：（1）老人服务系列；（2）残疾人服务系列；（3）优抚服务系列；（4）婚丧事服务系列；（5）青少年儿童服务系列；（6）文化娱乐服务系列；（7）社区教育系列；（8）家庭生活服务系列；（9）治安调解服务系列；（10）环境卫生服务系列。可以说，居民的基本需求不仅已经得到满足，而且更高目标的需求正在逐步得到满足。

在128位老人问卷调查中，在“您是否能得到居委会和邻里的尊重、关心和照顾？”这一问中，回答“能”的有57人，占44.5%；回答“基本能”的有69人，占53.9%；回答“不能”的2人，占1.6%。老年人的满足和基本满足度达98.4%。119位中青年人问卷调查中，在“您和您爱人上班后，居住地或邻里能帮助您照顾家里的老人、幼儿和上学的孩子吗？”这一问中，回答“能”的35人，占29.41%；回答“基本能”的70人，占58.82%；回答“不

能”的14人,占11.77%。中青年人满足和基本满足度达88.23%。取上述两个满足度的中位数,长庆街服务的满足和基本满足度可达93.3%。在245份居民问卷调查中,回答能和基本能满足日常生活服务需求(洗澡、理发、修理、购买、就医、入托)的226人,占92.24%。在“当您和您家人上班或旅游外出时,您是否对您的家庭安全放心?”一问中,回答“放心”的有80人,占32.65%;回答“基本放心”的131人,占53.47%;回答“不放心”的34人,占13.88%。社区安全满意和基本满意度达86.12%。

在“您居住地是否有利于您的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一问中,回答“有利”的51人,占20.82%;回答“基本有利”的174人,占71.02%;回答“不利”的20人,占8.16%。满足和基本满足度达91.84%。在“住地能为您的闲暇时间提供文化娱乐的条件吗?”一问中,回答“能”的有40人,占16.33%;回答“基本能”的有129人,占52.65%;回答“不能”的有76人,占31.02%。满足和基本满足度68.98%。调查统计结果是: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基本满足(服务为93.3%,日常生活为92.24%,安全为86.12%,孩子教育91.84%),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正逐步获得满足,为68.98%。

凝聚力原则。社区内部具有使其所有成员(居民、团体、社会单位等)不轻易脱离的吸引力称社区凝聚力。它反映了社区成员同心协力的合作程度。社区服务内涵着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单位与单位间的情感流动。评估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社区凝聚力的大小。

在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严重不分化的我国社会结构中,居民的双重归属感的天平(单位和社区)严重地向单位倾斜。据去年湖南省益阳市848户居民问卷调查统计,在生活需求满足方面,63.56%的居民向单位倾斜,20.51%的居民不偏不倚,只有7.31%的居民向社区倾斜。更为可笑的是有将近60%的居民根本不认识居委会干部。

长庆街每项社区服务,都渗透着积极的情感流。广泛的社区服务和不断重复的社会互动,使各社会角色间情感交流频繁,并产生相互之间感情的吸引,带来相互之间尽更多义务的表现。无数微观水平的社会服务交往的感情吸引聚合成社区凝聚力。其情感交流公式是:交流——吸引——义务表现——持久凝聚。在我们对长庆街245份居民问卷调查中,可以从居民心理选择的角度来分析长庆街社区凝聚力。

在“如果在本地区和其他地区有两个条件相同的住宅,您选择哪个地方?”一问中,回答“本居住地”的223人,占91.02%。当我们进而又测试“假如您在其他地区分到一处较好的住宅,需要搬迁,您对现在地区”的心态状况时,回答“留恋”者171人,占69.79%,回答“不留恋”者33人,占13.48%,回答“无所谓”者41人,占16.74%。其中老年人比中青年更留恋本社区。按照自然规律,社区凝聚力最终取决于中青年人的态度,为了测试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我们在119名中青年人问卷中提出“您是否愿意将来在这个居住地度过晚年?”的问题,回答“愿意”者56人,占47.06%;回答“基本愿意”者49人,占41.18%;“不愿意”者14人,占11.76%。从上述递深的心理选择问卷中,可以看出,长庆街社区凝聚力是大的,而这种向心力是社区工作,特别是社区服务的结果。在“作为一个长庆居民,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工作是否使您满意?”(245份)的问题中,满意者111人,占45.31%;基本满意者131人,占53.47%,两者相加占98.78%。对社区工作者如此高的满意和基本满意度,凝聚着街道、居委会干部和众多社会工作者的为民服务的热心和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理应受到人民的尊重。

相互服务的行为,必然转化为情感相容的精神纽带,形成强劲的社区凝聚力,这是长庆

社区服务揭示出的一条重要规律。

社区是否全面发展？社区经济与社会是否协调发展？居民的生活需求是否能基本满足？社区对成员是否有较强的凝聚力？应该成为我们评估社区服务的重要标准。

三、社区服务互动，形成互换对流性的社区流动，使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流动，发生新的社会组合；微观水平的服务向宏观水平的结构过渡。

社会互动是由个人走向群体以至更大的社会组织制度的转折点。因为，正是在互动流中形成人们的交换和满足的社会关系联结模式，即一层层地建筑起整个社会结构。长庆街社区服务互动经过量的积累，也悄悄地出现着质的飞跃，可以说，社区服务是社区微观水平互动向宏观水平结构的一种较为理想的过渡。

（一）社区服务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组织空间网。按对象、内容的不同，长庆街社区服务的个人行为转变为一种一致性的群体行为，逐步形成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和群体形式——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是人与人之间为了有效地达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一种共同活动的结合体。作为群体组织形式的社会组织则成为社会中重要的结构要素。长庆街在社区服务中形成的新群体及社会组织有：

老年社会工作群体及老龄工作委员会：包括退休工人管理委员会、老人沙龙、老人服务站、老人康复部、老人公寓、敬老院、托老所、活动室、茶室、孤老包护组。

残疾社会工作群体及福利工作委员会：包括福利工厂、工疗站、残疾人婚姻介绍所、精神病家访小组、智伤康复部和实践点、精神病人监护小组。

优抚社会工作群体及优抚领导小组：包括优抚基金会、优抚服务站、优抚员。

家务社会工作群体及家庭生活服务处：包括家庭生活服务站、保姆介绍所、保险所、小商店、小修理店。

青少年社会工作群体及青少年教育委员会：包括青少年活动站、苗苗班、托儿所、幼儿园、帮教小组（对失足青少年）。

文化娱乐群体及文化娱乐中心：包括文化站、图书阅览室、电子游戏室、联片文化活动中心。

教育和科技群体及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协会：包括长庆市民学校、联片教育小组、家政教育等。

环境卫生工作群体及环境管理委员会：包括新村管理委员会、卫生工作委员会、保洁队、养护队、绿化队。

社会治安工作群体及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包括派出所、司法办、调解委员会、治保联防站、法律咨询站、治安巡逻队。

另外，还有红白理事会，专司婚丧服务与管理工作。

上述群体及组织可以组合成社区社会结构的三部分：（1）社会工作群体及组织；（2）文教科工作群体及组织；（3）社会管理群体及组织。

（二）社区服务的外延逐步扩大，单纯的民政特殊对象福利服务已经不足理解社区服务的深层社会影响。广义的社区服务既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社会空间（组织空间网），也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地理的活动区域。长庆街人在规划社区服务的地理区域时，按照立足需要、因地制宜、整体发展的原则，既考虑当前，又考虑未来；既注意分散设置，又注意相对集中。经过几年的努力，长庆社区初步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三个中心区域：一是以生活

为主的社区服务一条巷，共99个服务项目，其中街办2个，居委会办64个，社会单位和个人办35个。二是以文化服务为主的文化一条巷，计划组织的项目有文化亭、老年乐园、电子游戏、图书借阅、老人茶室、少儿乐园、台球、文化销售市场等，对本区居民实行优质服务，对流动人口实行经营性服务。三是以丝绸生产为主的经济一条街，以发展社区经济为主要职能。这三个区域中心各扬其长，又相互配合，既促进社会功能合理分化，又使社区获得繁荣。

(三) 社区服务正在部分冲击着几十年传统的社会功能结构，引起制度间关系的变化。现代社会是在科学功能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合。各项制度体系的功能耦合网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方向性的动态变化之中。当各项制度功能耦合的因素不断增加时，各种社会力量趋向统一的社会总目标，从而形成一种高于各部分力量迭加的总体力量，社会运行处于良好的有组织状态。相反，功能耦合因素不断减少，各制度相互游离，社会冲突频繁，社会总体功能下降，社会系统处于涣散和分裂状态。

生产和生活这两个最基本的功能，在我国城市社会是不分化的，表现为“企业办社会，政府抓生产，社区行政化”的功能错位。在政治的高度和集中的经济国家垄断下，生产和生活的功能是在指令的计划体制下强行耦合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错位的功能，日益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之一和社会生活无序状态的原因之一。长庆街在社区服务中，通过“共建”的方式，实行社区与企业双向互利服务，使上述几十年错位的功能开始矫正，企业办社会开始向社区办社会转向，企业福利开始向社会福利转移。据调查，长庆街辖区社会单位的福利设施已经有20个（食堂、浴室、医务室、理发室……）对社会开放，并且有的社会单位提出移交社区管理的问题。尽管这只是开始，但随着社区服务的发展，社会功能还会进一步合理分化，并在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社区发展的合力。

(四) 社区服务合乎规律地逐渐聚居成若干新的社区（我们称其为小区），为居民创造了富有意义的新社区生活。起初，长庆街社区服务是按照街道、居委会的地理区域组织实施，但是，服务的社会化和居民、群体、单位的广泛参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冲破了辖区内划地为牢的服务，逐步形成八个新的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和地理空间结合的社区——小区（长庆人称之为片）。例如，张御史巷生活小区，是从1984年起步，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形成的。小区有8个社会单位，3个居委会区域，6000多人口，共有32个服务设施，形成了生活服务、医疗保健服务、文体教育服务三个服务中心。小区有8人组成的管理组织，对社区服务实行统一指导。这些小区以“协议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规范。这些小区有以下特点：（1）有自然形成的大小不等的地域范围；（2）有一定数量的居民人口和社会单位；（3）有自治的社区组织；（4）有共同使用的生活服务设施；（5）有共同的社会规范；（6）有基本一致的社区认同感和价值取向。如果说，街道是一种行政社区的话，那么上述小区才是社会学意义的基于人们社会互动关系基础上的社区。人们创造了社会服务，社区服务又在社会互动中创造着人们新的生活。

矛盾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运动过程。社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和社会结构的中观体系，并不是一个静态区位。随着人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相互交往，社区形态也在变化。从微观水平社区服务的帆顶，我们已经看到了宏观水平的社区结构的变化曙光，进而提出：从社区发展模式研究做起，逐步深化中国社会结构的改革这样一个命题。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民政》杂志社

责任编辑：张力之